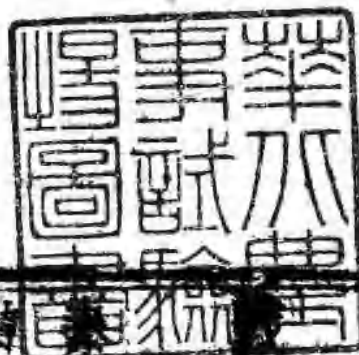




華北書院藏書之

文

馮亭之說

策

王謂公子他日晉楚戰事之起必以諸侯攻秦
韓與秦接壤壤界其間秦楚之戰必可約日者秦楚戰
於孟田韓出銳師以救秦秦戰不利則韓與楚不固信盟唯
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日盛
兵攻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滅秦則吾國必起兵一
軍而救陽一軍臨太行而秦難使陽吾入陽而秦難使
之進以爲解今韓陽而秦難使之進以爲解一軍以臨韓
韓不爲秦攻今秦難使之進以爲解一軍以臨韓

大將其効之斬鉅曰人有言孝親之智不失將謂王將廢
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
幸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
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斬鉅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
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
有城邑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雖王才之趙王喜召平陽
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
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
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
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
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禍而後受其利雖趙大不能得之
豈亦窮而小弱顧能恃之而不取乎王曰不可趙有故乎且

王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
一城之入今其兵不戰而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曰趙豹
趙豹曰昔之日韓不戰而止今其將以與秦人秦城而
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
大得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
太守有郤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郡對太守千戶對縣
令諸吏皆盜冒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
曰是晉之三不義也爲王守地不爲王守所以與人三不義
王內之秦秦遂命下義二也與王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
秦將告秦曰趙趙與秦王上書秦王秦王怒王曰以兵
矣

讀子長平 史記比寸城作子長城

白起降趙卒論

何要

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事難
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何要
也況于四十萬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解
之衆積骸成邱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
下乎是雖能坑四十萬之衆而適足以强天下之戰欲以要
一國之勝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連而自伐其勢軍勝而
國衰其將何者設使趙衆復全聽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
前日之勢也况今皆使天下爲後日計乎其所以不敢復加
兵者非但憂平原之禍直慮諸侯之劫至也徒誅之

而不言耳若不指而示諱則無所鑒也也可謂善戰而
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戰而向趙矣秦王又
使白起守河內大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
此爲被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
豫其論者則秦東矣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
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害禍大于
尉職也

唐

晉文公守原議

郭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雖其守問寺人勃鞞以原趙衰余謂守
原救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
更聽王命而晉君得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官不博

辭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
敗而賦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孤
纔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吝外而不求乃卒定於
內豎豈可以爲法乎且晉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定
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
故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
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
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宏石得以殺望
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守大邑則問非過問舉非
過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世若此况于問與舉又兩失者其
何以教之哉余故著晉語之非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
之類

天井關軍縣廟碑

夫子廟堂記

作畫圖

四、

程鑑

天地者知其至廣以其無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以其無
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以其無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
以夫主航大以一葦屨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
去其險備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設知
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濶之所浸者
得三代禮樂吾其損益百王憲章吾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
以親家國以和鬼神以饗道不可筌其有物釋未可證其無
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古之帝聖者曰唐古之君
明者曰禹唐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我夫子之道
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而昌舍之而亡昔者于宗廟合祭

聖唐不怒何耀哀而裳垂珠而王者矣

上李司徒澤潞用兵書

杜牧

伏觀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博議之
謀算盡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讀其狂愚一舉
龍舉太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西軍事重賞詰其以三
州之衆思敵不勝之由重賞自誇勇敵多寡之外復言其不
勝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入下不
過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
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應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
戰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已功小不勝主人先還
有戰焉初戰二年以來軍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以後
客軍雖少此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集

五

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束希皓亦
必辭事中使言西奉進旨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
遂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
超出伍日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
丞若肯知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
捧詔行拜辭頭希皓四揮劍刺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
一言從史爾後漸畜奸謀義兒三千人日多恣汰變父虐
亂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只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
元昌重孕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重
孕生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人取約束及河陽取元
昌爲之總帥一軍無主德一月日皆無大狀况於他謀以亂
賊賊人心忠亦可以盡見及元昌十五平授與副

悟時當幽鎮入賊天下將歸順者議必銷兵雄從敵
士百戰于功之妙也蓋其來已久一旦歸去使同編
戶紛紛前傳所至無不感其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
慶元年山賊乘此首領為賊所害軍初亦將及詔下誅
叛使溫起居進直學士溫便令殺其其時九月天已寒四方
盜師未殲冬衣服寒之授軍兵伍賊雖首領獲往往歸
及溫起居立於重福大布恩旨并直學士軍自七十餘年
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道義亡之明教辭語既畢無
不嗟呼人衣袒襦爭出外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雖昭義一
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壘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
步射擣天來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二月日四
夜不延賊亦自潰後一月其事大亂教大將磁州刺史張汶

因劫監軍劉承借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借僞謀一軍侵取
不已張汝隨承元出於鎮州久與郭義相攻事久懸之汝既
因承借誣欲殺唐自取軍人怒怒遂至大亂非特獨能使
其如此獨惜卒從陳求繼與扶明者只鄆州隨來中事二千
耳其則停實道言以費提諫曰爾父提計三州地歸之朝廷
其功非細應以張汝之故自爾不察淋頭竟至羞死爾亦孺
子安能如此從陳求繼不救也言一軍聞之皆怒然汝隨之
數值寶歷多故爾以授之未幾二十餘歲風格米改敬宗
存雖欲却之終不則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
關隘多山者不可輕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麾下
至其口高遠堅壁而與之戰必有勝負勢當洛師河陽軍
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而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

臣等竊以魏訪問無事之日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馬
在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一嘗效順
然亦止於同一城攻一壘刊木堙井係累稚老靡已必不能
背二十載長驅上壽禮聘上節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
西面今者嚴禁塞之守備雖自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
軍以青州五千精甲宜滿二千弩手由絳路直東徑入不遇
數日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潞澤兩州全居山
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
東糧穀旣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擄虛之地正在於此
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
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少山

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攷
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暉大破暉將
慕容評于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
亦由此而後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玉壁城故東西
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爲証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正終
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寇才舉復生上郤賴相
公妙算深遠北寇卽日敗亡倘使北寇至今尙存沿邊猶須
轉戰回顧上郤豈能計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郤久不能解
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
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
某受恩最深竊敢十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
拜

覽中書門下平澤澤

杜牧

又敗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腹蒲津倚太原而誇河朔
張儀以爲天下之脊建中口田悅名曰腹中之眼帶甲
十萬籍土五州太行夷儀爲其肩關健馬強兵爲其羽翼自
逆黨專有僅及一世頗聞教育實曰精強昨者凶豎專地之
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遠邇皆疑難攻蜂蟻螳蜋
頗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斷濟運廟謀伏宗社威靈驅風
雷電掌上必取穀中難逃纔逾周星果梟逆首周公東征
之役捷至三年憲皇淮夷之師剋閭四歲較虜寇之強弱曾
不等倫考攻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睿算英畧借箸深謀
比之前修一何遠出自此鞭笞反側灑掃河湟大開明堂再
振儒校窮天盡地皆爲壽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侯

某謬分符竹實由恩知慶快歡忭之誠倍百常品不宣

移丹河記

武少儀

縣古泣氏邑也其沿代改名圖經詳矣初相地而居之盡
鑿厚水深爲善農鑿井而飲者則以穿壤剖石爲輿故千
總之中數井而已鑿以遠引而多絕瓶以難升而驟重則難
轉輾轉之機智無施其巧捷雖有管寧之仁惠無杜其忿鬪
光牛馬俟乎滿腹必遵乎千里之河而瓜蔬期乎給口常望
一旬之雨朝夕勞苦歲時饑饉可勝道哉嘻凡爲前弊滋久
綏俟後賢乃革不然者豈子男百輩而莫之是恤貞元七年
歸州屯留令平原明濟受連帥相國大司空義陽王李公之
命假領茲邑撫安疲黎其清勤簡惠不異于屯留之政政可
知也下車之日咨訪故老問人疾苦僉曰公之至也俗詠其

于色曰大計必有泰固常理也此豈無望前或未思吾將退
出是發智周之妙躬循郊原目究川谷度高下之勢
相引決之宜有丹水者始自縣之西北山源高而派平可議
墾以清明侯載審厥事將利于人乃下謀于鄉耆次白于郡
守上言于節制才獲所請爰減其功乘井稅之暇俟農桑之
隙先備于薪芻之物次具乎畚鍤之器然後量工命日使里
人樂助我子來而展力故不更于素宛其有成始清流而爲渾
園疏渠以遶郭築防以補其陷隙剝木以道其險阻縣分枝
枝貫邑周間瀾瀾苔草之間陰陰槐柳之下遂使家開沼沚
戶植菱荷濫觴可以寄傲垂釣可以烹鮮豈直豐畦園之沃
澤恣閭閻之飲濯路有奉漿之義井爲應及之泉人無荷擔